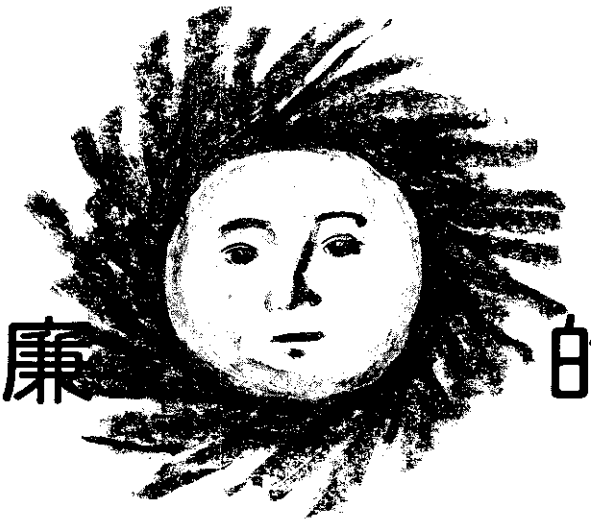


公正清廉的審判官

文：孫以蒼　圖：蘇吉祥

劉康，山西人，大清雍正年間，進士。爲人膽大妄爲，長袖善舞，精通阿諛權貴，逢迎拍馬之術，所以中舉外放不久，便由知縣晉升爲德州府知府。

劉康在任內期間，大括地皮，孝敬朝中大員及藩司總督，贏得能員之名，高昇在望。

正巧雍正皇帝要澄清吏治，清查庫銀，而派到德州查賬的賀露瑩又是一名刻苦自勵的清官，劉康因此大感爲難。因爲庫銀已被他私自挪用了十萬兩之鉅，一時之間，實難補足也。

一再敷衍無效，劉康終於和賀露瑩攤牌，表示願意出六萬兩的賄賂，要求賀放他一馬。但廉正的賀露瑩一口回絕，公事公辦。

劉康被逼至死角，於是一不作二不休，買通了賀露瑩的二名長隨，在茶飯中下毒，將賀毒死於德州驛館。然後將他吊在樑上，並向上峯報稱賀露瑩自縊身亡。

賀露瑩的夫人見丈夫無故吊死，認爲死因可疑，一路上告，從臬司告到巡撫，再告到總督，各級大員都不肯接案，因爲劉康早已預爲佈置。

加上雍正皇帝已病故，新登基的乾隆又一再宣示，要實行寬大的仁政。大員們就揣摸上意，變得不理不睬了。

賀夫人不屈不撓地爲夫伸冤，上京攔住刑部侍郎的大轎告狀。刑部侍郎劉統勳是山東人，清廉耿介，有「現代

包公」之稱。當即接下狀紙，要清查此案。此時劉康已升爲山西布政使了。

劉統勛是乾隆皇帝的親信。乾隆當太子時，劉統勛曾多次陪他到各地視察，盡管如此，他也覺得本案棘手。並且事隔多年，內情複雜，一旦認眞查辦，將有一大票官員牽扯其中，而官官相衛，查起來困難重重。何況劉康還是莊親王允祿（乾隆的叔父）的得意門生，背景很硬。

劉統勛親自晉見皇帝，將案情敍述了一遍。乾隆皇帝聽了勃然大怒道：「朕行寬仁之政，並非縱容貪官污吏胡作非爲。此案一定要查到底，不論牽涉到那位高官，都得依律行事。」吩咐劉統勛火速將人犯拿齊，在北京會審。

恰巧正月十五劉康來京給他的恩師莊親王賀節，劉統勛得到消息，親率衙役在王府酒筵上拿了他。劉康知道事態嚴重，在刑部審問中熬遍五刑，堅不鬆口。他知道只要不承認，時間拖久了，就有轉機。



皇帝催得緊，劉統勛只得孤注一擲，在北京刑場上三堂會審。若審不出口供，丟官事小，得罪無數的大小官員，劉統勛將永無翻身之日。

所謂「三堂」，除劉統勛代表刑部外，還有大理寺卿阿隆柯、順天府尹楊曾。事先劉統勛又將賀露瑩的棺材由德州運了來。因在刑場露天會審，早已哄動皇城，觀審的百姓人山人海，路途爲之大塞。

儘管劉統勛傳齊了一干人證，掌握不了少

物證，不過劉康骨頭很硬，抵死不招。

劉統勛吩咐開棺驗屍。驗屍的是順天府的人名叫范印祖，三代祖傳吃這行飯，老資格。但相驗的結果卻令劉統勛十分難堪，范印祖說賀露瑩並無中毒現象，是吊死的。

場外一陣喧嘩，觀審的官員們大罵劉統勛混蛋、糊塗，嚷著要劉統勛讓位，由阿隆柯主審。

劉統勛鐵青著臉走下座位，奪過范印祖手中的銀針，走近棺材，將銀針插入屍體口中，沒多久，取出銀針，那銀針已一黑了半截。劉統勛怒視范印祖，而他早已嚇得顏面無色。

「范印祖！」，劉統勛回到座上，怒不可歇地問范印祖：「你受了何人指使，膽敢作此傷天害理之事，你不懂王法，連行規也不懂麼？」

范印祖跪伏在地，仰面畏縮地看了順天府尹楊曾一眼，怯怯地說：「是……是小人學藝不精……」

「啪！」地一聲，劉統勛怒擊公案，人們以為他要整治范印祖。不料他卻指著尹楊曾吼道：「撤去他的坐位！摘掉他的頂戴，剝了他的官服！」

「劉大人，這是為何？」楊尹曾驚惶失措。

眼見自己的長官瞬間成了階下囚，范印祖只得從實供出是尹楊曾花二百兩銀子叫他舞弊的。

劉統勛冷冷地一笑，再問劉康：「你怎麼說？」

劉康的精神防線至此已完全崩潰，聞言昏倒於地，待醒過來悠悠地說：「殺人債命欠債還錢，一命抵一命。我招！」

劉統勛說：「你既然招了，罪由三法司來定。尹楊曾貪贓妄法，目無王法，推出斬了！」

一場拖延經年的大案終於審清，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啊！倒是審判官斬審判官令人大開眼界。■